

父親的杉樹林

文學溪林

胡光賢

我的父親有一片佔地30畝的杉樹林，他20歲時種的杉樹苗在40年後都長成茂盛的大杉樹，父親也守着那片杉樹林已40載。

父親跟母親成家後，想要蓋一棟屬於自己的瓦房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在我們農村蓋房需要大量的樹木，用來做房樑和柱子，最常用的就是杉樹。不知是什麼原因，那時的杉樹價格特別昂貴，一棵可以做房樑的杉樹，能賣到上百元，相當於現在的一千元。父親種的杉樹苗正在成長中，還未長成材，只能從其他地方買杉樹，有時距離家三四十公里處去買，由於交通不便，需要找人把杉樹扛回來，杉樹的價格加上人扛樹的費用很高。父親也沒辦法，只好勒緊褲腰帶買那些樹。

房子竣工後，我們高興地搬入新家。父親原本在等栽種的杉樹成材，沒想到建房時未用上。十幾年後，那片杉樹林終於成材了，可是樹的價格大跌，一棵宛如臉盆粗的杉樹，市場價僅有二三十元，基本不值錢了。

一位鄰居跟父親講，現在杉樹不值錢了，房子也早蓋好了，還不如全部砍伐，用來做柴，長期長在地裏，把陽光遮擋了，種不出苞穀來。父親毫不猶豫地拒絕他人的建議。他不但沒有砍伐一棵樹，更沒有賣給別人。或許是因為那些杉樹是他從小樹苗看着長大的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，已經有了深厚的感情，捨不得拋棄。偶爾有一棵杉樹枯死了，父親都要難過許久，把樹根刨出來查看枯死的原因，再毫不情願地將其砍掉，用作乾柴，燒火煮豬食，並

在枯樹的位置種上小杉樹。幾年後，小杉樹又長成大樹。

我家主要靠種植苞穀、用苞穀養幾頭豬和牛，來維持家庭開支。我的母親很勤勞，種了很多苞穀。父親總在自家地邊種下一排杉樹，杉樹長大後，茂密的針葉遮擋住部分陽光，使周圍的苞穀難以正常生長，即便長出來，苞穀粒也比較瘦小。母親常常悄悄地長在地邊的杉樹枝極砍去一些，父親發現後，就要跟母親大吵一場。每年冬季，母親都用鐮刀割長在地邊上雜草和荊棘，然後利用杉樹枯枝引燃後，把它們燒成木炭一樣，再撒在地裏，用作來年春季苞穀的底肥。為了圖方便，母親點燃的火塘離杉樹很近，高溫的火焰將旁邊的杉樹燙傷了，部分枝極當場就被烤熟了。不久後，那棵受傷嚴重的杉樹就死了。為此，父親跟母親吵得沒完沒了，儘管這樣，一心為了能種出好收成的母親，總是不長「記性」，常常跟父親「對着幹」。

有一年，新建的高速公路經過我們村附近，有段恰好經過父親栽種的那片樹林邊角上，有30多棵杉樹所在地要被徵收，杉樹要被砍伐掉。在前期勘測時，父親知道有一部分杉樹在建設紅線內後，他問勘測人員能不能調整高速公路建設位置，不要佔用那片杉樹。勘測人員



●父親有一片佔地三十畝的杉樹林。 AI繪圖

告訴父親，沒辦法，因建設需要，只能那樣。

其他人的林地因建高速被佔用很高興，畢竟有一筆補償費用，而父親對被佔用的那片林地邊角很是憂慮。他親手種植的杉樹，要被砍伐一部分。徵地範圍確認後，別人早已把被佔用的那塊地上的杉樹砍掉，把樹木拿走了，而父親對那30多棵杉樹，沒有砍伐。挖機開進場那天，父親的腿和腰部的風濕病復發了，疼痛得走路都很困難，可他依然杵着一根竹棍，彎着腰，顛顛簸簸地走到那片林地處。看到正在施工，他趕緊上前去跟施工人員說，要求他們用挖掘機把那30棵杉樹連根挖起來，移到旁邊空地，重新種植起來。

施工隊伍為了工程進度，怎麼會聽父親的建

議，僅把方便的五六棵杉樹連根挖起，放在旁邊。父親眼看也沒辦法，畢竟建設公路是為了當地發展，是國家重大項目工程。第二天，他自己掏錢找了幾個勞力，把連根挖起的那幾棵杉樹移到附近，重新栽好，再澆上幾桶水。

鄰居見狀後，嘲笑父親，說這簡直是多此一舉，幾棵杉樹又不值錢，何苦要那麼做，又不是什麼珍稀植物。周圍人不理解父親的做法，母親也不理解，那時正在讀高中的我，也不理解。我還對父親說，我們周圍都是大山，大山上都有茂密的樹林，就算砍掉部分杉樹，對生態環境也沒什麼影響。

後來，在一次跟父親深度交流後，我才明白，並不是父親對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有多高，而是那片杉樹林對父親來說，非常重要。每次他在生活中遇到煩心事或者過不去的坎，他總會去那片杉樹林裏，割掉樹下生長的雜草，剝掉部分乾枯的樹枝，勞作一番後，心情自然好多了。或者，他會背靠一棵杉樹，睡上一覺，醒來心情就會變好。我驚訝地發現，那片杉樹林竟成了父親心中的精神支柱。

如今，已過花甲的父親被我接到城裏住，順便幫我照看小孩，因為母親身體不好，這個擔子只好落在父親身上。每到周末，他就坐公共車回老家，總要去他那片杉樹林走走看看。

那片杉樹林越長越茂密，而父親頭上的白髮卻越來越多。無論父親走到哪裏，那片杉樹林都一直陪着他慢慢變老。它們還要陪伴着我，慢慢變老。

五月江聲

陳澤聞

有人把艾草插在門前
細長的葉子輕輕搖動
母親淘洗糯米
動作比往常慢一些
窗外有隱約的鼓聲

從很遠的水面傳來
夜色落下來
江水依舊緩緩流著
像許多年沒有說完的話
被五月重新提起

時代詩行

糉香裏的母親

筆尖故事

曹建龍

端午如期而至，大街小巷飄着糉葉香。我和妻子趕回老家，推開老屋大門，沒聞到那股混着煙火氣的熟悉味道。

母親年過八旬，雙手抖得厲害，再沒法包糉子。她坐在光線昏暗的屋裏，沉默不語，我喚她兩聲，她轉頭凝望我片刻，輕聲道：「回來啦，我正念叨你快到了。」我鼻尖一酸。

以前的她，不是這樣的。離端午還有幾天，母親心裏就開始盤算，打算趕集買糉葉和粽葉。有一回她起得早，熬好米粥，站在屋裏喊我：「再不起床，今年的肉糉就不給你留了。」我翻身下床，臉都沒洗，拎上袋子就跟她出了門。

到集市糉葉攤前，母親蹲下身，專挑厚實、顏色青綠的。挑好糉葉，再選柔韌的粽葉當繩，割一塊五花肉，配齊香料，提着袋子走路回家。

剛踏進門，她顧不上歇，擦淨糉葉，泡在木盆裏。糯米淘洗三遍，水清透了才泡上。五花肉切小塊，加醬油、鹽、五香粉拌勻醃製。我想幫忙，拿起一片糉葉就被她攔住：「別瞎搗亂，包壞了可惜。」

她搬個小板凳坐下，兩片糉葉疊好，手腕一轉，摺出尖角，舀米、放肉、壓實、摺葉、纏繩，不到一分鐘，一隻棱角分明的糉子便落進竹筐。

我看得心癢，也想試試，糉葉在手裏不聽使喚，不是漏米就是細不緊，包出來軟塌塌的。母親很有耐心，拆開我包的，手把手教我：「別急，多包幾個，自然就會了。」

糉子下鍋，我守在灶台邊，添柴燒火。火苗舔着鍋底，水咕咕咕響，蒸汽從鍋蓋縫溢出來。香氣瀰散，糉葉的清冽、糯米的甜潤、肉的醇厚層層交融，饞得我肚子咕咕直叫。

母親怕熱氣燙到我，不停把我往後拉，自

己卻守在鍋邊忙活。她時不時掀開鍋蓋，拿筷子扎一下糉子，看熟了沒有。有一回開蓋，滾燙的熱氣撲上來，熏得她滿臉通紅，汗珠往下淌。她擦了把汗，笑着哄我：「快了快了，再等等就能吃了。」

糉子出鍋後，母親挑出一個，放涼後剝開。吸飽肉汁的糯米顏色褐潤，冒着熱氣，糉葉的清香混着肉香直往鼻子裏鑽。她把糉子遞到我手上：「嘗嘗鹹淡，今年加了一點五香粉。」

我咬了一大口，又燙又香，說不出話。母親看着我，我嘴裏塞滿糉子，點了點頭。她笑得特別開心，臉上的皺紋也跟着舒展開來。

後來，我離家讀書、在外教書，最後回縣城工作。每年端午前，總有人捎來母親包的糉子，塑料袋裏裹着舊報紙，打開還熱乎乎。可不知道從哪年開始，糉子越來越少了。前幾年，我什麼都沒等到。

今年，我打電話回去，母親聲音沙啞：「手不聽使喚，抖得拿不住糉葉，包不動了。你上街自己買點吃吧，別虧待自己。」我握着電話，眼眶一下就熱了，半天說不出話。

前幾天，我在超市買了一盒真空糉子，肉糉、蛋黃糉樣樣齊全。蒸熟嘗了嘗，味道還行，可心裏空落落的。再也找不回守在灶前盼着糉子出鍋的心情，看不到母親滿汗的樣子，聽不到那句「嘗嘗鹹淡」的叮囑。

昨天晚上，坐在窗前，兒時的畫面老是浮現在眼前，母親坐在屋裏包糉子，窗外的陽光灑在她手上。那雙手粗糙，骨節突出，冬天滿是裂口，可就是這雙手，包出了我吃过最香的糉子。

唉，時間過得真快，我也步入老年。那些裹着糉香的舊時光，和母親的青春一起，再也回不來了。

●那些裹着糉香的舊時光和母親的青春，再也回不來了。 AI繪圖



給紅茶一個變甜的機會

窗明風和

尹小英

天熱到一定程度，人是懶得動心思的。風扇對着牆角吹，回過來的風還是熱的。地板拖過沒多久，光腳走上去，又感到發黏了。泡了杯紅茶，喝了一口，澀。攔在那兒，不想再碰。

也不是沒想過加糖。白糖罐子就在手邊，拿勺子舀半勺進去，攪一攪，再喝，甜是甜了，可那種甜是直愣愣的，像個不請自來的客人，硬把茶的本味擠到一邊去。喝了兩口，反而更膩了。於是那杯茶就徹底涼在那裏，深紅的湯色漸漸暗下去，恍若一個被打斷話頭的人，沉默地待在桌角。

從市場回來，提了一袋荔枝。賣水果的阿姨說今天剛到，還帶着葉子，新鮮水靈。回家剝了幾顆，汁水順着指縫往下淌，甜得很真，不是那種膩人的甜，是帶着清氣的、讓人想睜起眼睛的甜。吃着吃



●那天想到也許可以試試荔枝紅茶。 AI繪圖

着，下意識地想起旁邊那杯涼透的紅茶。把那杯涼茶攔到一邊，也許可以試試荔枝紅茶。

重新燒了壺熱水，把剝好的荔枝肉放進杯底，用勺子輕輕壓了壓，讓汁水滲出來。然後沖入滾水，再去進一小撮紅茶，蓋上蓋子燜着。

屋子裏瞬間安靜下來。只有風扇還在轉，吱呀吱呀的，彷彿替時間數着步子。我盯着杯蓋邊沿冒出的那縷白氣，看它扭幾下，散在空氣裏。等茶的過程實在是慢，慢到能聽見自己的呼吸。可正因為慢，才覺得接下來的那一口格外值得。等了三五分鐘，打開蓋子，一股甜潤的香氣撲上來，和之前那杯澀味的茶完全是兩樣。

探頭往杯裏看，茶湯已經不是剛沖下去的樣子了。荔枝肉浮在上面，邊緣染了一圈紅，恰似晚霞染紅了天邊。幾片茶葉舒展開來，沉在杯底，安安靜靜的。原來好看的茶，不一定要用透明的玻璃杯。光是看着，心裏就軟了一下。

端起來喝了一口，不澀了。紅茶的醇還在，但荔枝的甜是融在茶湯裏的，不是浮在表面。那種味道有分寸，不搶不爭，猶如山泉水裏泡着一顆夏天的影子。不是白糖直愣愣的那種，也不是蜂蜜濃稠的那種，是荔枝本身那股清靈靈的甜。

可喝完那杯荔枝紅茶，忽然發覺不對。這份清甜本來就在手邊。這般取捨，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我終於給了紅茶這個變甜的機會，也給了自己一個，是生活本該有的尋常滋味。

父親走不動的那天

指間歲月

天水葉子

那個尋常的清晨，沒有風，天色清亮得有些寡淡。

父親試着下床，腳剛沾地，膝蓋一軟，整个人晃了晃，攔着床沿，站不起來了。我們趕去醫院，醫生看完片子，語氣平靜地說：「膝關節嚴重退化，磨損殆盡，往後再也不能長久走路了。」

我站在一旁，沒說話。

父親這輩子，最不缺的就是腳步。

小時候，我們住在老城區，父親上班要趕早班公交。天剛濛濛亮，巷子裏還飄着隔夜的露水涼氣，他就已經出門。腳步輕快，踏在青石板上，嘩嘩作響。一雙布鞋，鞋底磨得薄了，鞋幫開了線，母親要給他換新的，他說還能穿，又穿了半年。那時我總望着他的背影，挺拔，硬朗，走路帶風。

年少的寒暑假，我最愛黏着他去城郊的南郭寺，整條山路，他走得輕輕鬆鬆。我蹦蹦跳跳跟在身後，走幾步就喘，他便回頭停下，伸手牽住我，慢慢往上走。登頂的時候，他站在最高處，望遠處的田野村落，眉舒展。他從不說累，只是到了山頂，會摸出煙盒，抽一根，火光一閃一滅。

逢年過節回鄉，村口的班車總要提前開走幾步，父親提着行李快步追趕，鄉間小路坑坑窪窪，他大步疾行，背影利落。追上了，把行李扔上車，又回身衝我一笑，露出幾顆煙熏得發黃的牙。

沒人注意，歲月已然悄悄地磨損了他的雙腿。

最先覺察到變化是在幾年前。出去逛街，父親走幾步就要停下來，扶着牆揉膝蓋，臉上有難以掩飾的疲倦，但他從不說痛，總說沒事，只是年紀大了，懶得走動。我們姐妹仨都不夠細心，誤

認為是普通的衰老。

後來，他開始離不開拐杖。

一根普通的棗木拐杖，被他握得發亮。從前大步流星的人，現在一步一停，每走一步，都要小心翼翼地穩住身子。家裏客廳、樓道，處處留下他緩慢挪動的影子，熱鬧如常，只是他的腳步已漸漸沉靜。

再後來，就是輪椅。

第一次坐上去那天，屋裏十分安靜，父親沒有哭鬧，沒有嘆氣，只是安靜地坐着，雙手放在膝頭，頭低低的，我湊近一看，見他眼角有一滴淚珠正在滑落。父親一生要強，靠雙腳奔波半生，養活全家，從沒有向生活低過頭，那一刻困在輪椅上，他的不甘，都藏在沉默中。

如今每個晴好的午後，我都推他去小區曬太陽。

陽光很柔和，落在他花白的頭髮上。他半眯着眼，偶爾眼着遠處的草木，看玩耍的兒童，看浮游的雲彩，我推得極慢，輕聲說：「爸，我們不急。」

他輕輕應一聲，目光仍落在遠處。

有時他會突然開口，談到以前上班的那條巷子，青石板已經拆掉，改成了水泥路，又談到城郊去南郭寺的山路，現在修了棧道，好走了，只是他上不去，也談到鄉下的班車早已不再走那條土路。

他說這些的時候，語氣很平靜，像是在談別人的事。

我推着輪椅，慢慢地走，風很舒緩，人間安寧。